

看 見 峇 峇

-風吹藤動 銅鈴動-我的回鄉路

黃薛秋玲 ribix.syumay

(國立東華大學多元文化教育碩士班)

說真的，

第一次看到這次要分享的題目時，

我還在細細想...我真的有見著 有理解我那家鄉 那部落沒？

不論有沒有“重新”

至少

風在吹

這藤也開始動了

銅鈴不想動也難了...

女嬰孩的他/她/他

一個天將白的時刻，似有似無的濛濛露氣，無聲的包覆著山邊這靜止的村落，感覺就算一絲一毫的動作也能快速的分辨出...，村中一隻帶頭的公雞用清亮的嗓音震破了這寧靜，喚醒了仍在屋內溫暖被窩中熟睡的人們，這結束寧靜的一聲，也讓村落不同處的雞啼，開始了一貫不規則的節奏四處響起，混著人們在被窩裡悉舒的小聲對話，當下，這世界開啟了一天的律動，同時，也驅散了沈靜在村落中的冷冽空氣。

但挨著山邊平凡而混著日式風格的小屋中，早已開始將柴燒冒著熱氣的燒水，往鐵製不大不小的臉盆裡倒，一隻俐落的手在冰冷的山泉水與燙水間攪動、混合，直到這盆水的溫度適合嬰細緻的皮膚。

女嬰孩離開了保護她十個月的母體，接生的阿姨用快速熟練的手法將嬰孩接住交給一群女人，好照顧那費盡氣力生產的母親...。

女嬰孩出生了，爸爸用笑開了的臉迎接，這是他大半輩子遠從大陸到台灣後，第一次有了安定的感覺，他的老婆，他的孩子——他的家。

他想起自己年少時的奔波，20歲那年，故鄉遭了大煌害，將所有能吃的全吃了，不能吃的也破壞了，就算有土地，有種子也無法栽種，考慮著大哥必須留在家中照顧老人家，姐妹也必須出嫁至他方，而弟弟年紀小需要有人照料，為了生存，為了一家人，少一口飯，就能多個人活下來，而那年，剛好蔣介石發起了“十萬青年 十萬軍”的青年從軍運動，與家裡的長輩商量後，年少的他，開始了

軍旅生涯，手臂上多了「反共抗日」的刺青，經歷了二次大戰、國共內戰、八二三炮戰...

戰爭結束了，共產黨佔了中國他的故鄉，跟著國民黨的他，沒能回到自己的故鄉，雖然從部隊中光榮退伍，也獲得了青天白日勳章¹、忠勇勳章²、忠勤勳章³...各式各樣當時國民黨給的勳章，但也只能跟著部隊一路移走，來到了台灣東部這片土地，當時政府為了安置退役軍人，民國 51 年起便在全省各地選擇適當土地設立農場，而農場所在為河灘地，無人開墾，台灣東部土地開發處便在民國 59 年陸續以 3000 多位退除役官兵編成之榮民開發隊(俗稱開發大隊)來此開墾，從事農業生產。他成了花蓮的開發隊，用身體、用雙手，一塊土一塊石的開荒，一路輾轉，也來到這山邊的村落，林班中砍伐梧桐的工作，與在地的太魯閣族人一起一作，一起生活...因這十萬軍的感召，他至今仍未再踏上那告別數十年的故土。

也因著這份機緣，遇見了剛懷了身孕卻也剛失去丈夫的她——女嬰孩的母親。

女嬰孩的母親，從小就被生父帶著，往返於不同情婦的家中，直到有個女人願意收留她為止。她成了養女，與養母同住，與養母獨自扶養的孩子一同生活，

1青天白日勳章中心為青天白日國徽，代表國家，四周為光芒，象徵榮獲此章者，有禦侮克敵，使國家光輝四耀之功勳。此章於民國十八年五月十五日頒行，六十九年改為大綬，頒授捍禦外侮，保衛國家，戰功卓著之軍人。

2忠勇勳章中心為古戰士出戰圖，四周為光芒，象徵榮獲此章者，為保衛國家，效忠元首，如古時戰士，頭可斷，節不可屈，忠勇之光四射，為國人所敬慕。此章於民國三十三年九月二十三日頒行。頒授捍禦外侮、英勇作戰、負傷不退或臨危指揮戰鬥，因而致勝之軍人。

3忠勤勳章中心為書和劍，代表允文允武，四周紅色者為火，表示熱情。象徵榮獲此章者，文武兼備，熱情如火，為國家為民族勤勞不懈。此章於民國三十三年九月二十三日頒行。頒授連續服役十年以上，其服務成績優異，行為足資楷模之軍人。

照顧名為姐姐、弟弟從早睜開眼到晚閤上眼的生活起居，她是那家裡身影最立體但也顯得最灰暗的一人。

她從小就戀慕著她的鄰居，她和那男人一起成長、一起學習，一起在村落的教會裡共同服事...相愛，結為夫妻，生了兩個男孩，也一起在林班中生活，一切就像童話故事裡的灰姑娘遇到王子那般。但個性開朗年輕活潑的她，卻不斷的被村落間飄散的流言影響著，有時也像颱風前的海浪般拍打著她慢慢築好的家，養母的聲音在這如海浪般的流言中日漸鮮明，成了那流言中的巨浪，那男人也在這凶惡的流言中離開了她，她 正好剛懷了個孩子。

她

懷了身孕

帶著 4 歲與 9 歲的男孩

沒有娘家的人可依靠

為了生存 為了孩子 也為了她自己

她需要再找一個依靠。

一位退伍的軍人，生活簡單，雖然說起話有常常聽不懂，但她只能相信，他是能依靠的人。

年輕的她與經歷各種戰爭的他再次建造屬於他們二人的家。

山邊的小屋中，女嬰孩在母親的懷裡吸吮著溫暖的奶水，笑開了的父親、不同爸爸但眼神仍帶著溫柔期待好奇的兩個哥牽著什麼也不知道三歲的姐姐，圍繞著這女嬰孩...。

夥房屋

我很愛用我身處的環境就像個客家人「堂橫制」的夥房屋建築一樣！以祖堂為中心的合院式房子，有「堂」位在整個建築物的中央位置，橫則是相對於堂之位置而言，是為「橫屋」。

客語中有一句俗諺：「神在廳、祖在堂⁴、人在屋、畜在欄」，清楚明確地傳達出人與空間之對應序列關係。不單單是只是一個居住空間，也包含了時空的傳承與情感的流動。

不管是我的家，或是在部落，總是感覺到各人有各人的位置，各人有各人的功能...也一起成就交疊成熟的家...。

我不是大家口裡說得那麼“純正”的原住民，我也從不否認在我身上各樣的家，從 bubu⁵而來，遠古遠古就住在台灣而不斷遷移最後到了花蓮的 truku⁶，也有從我爹這龍的傳人-中國人，為著生存演變成國民黨/共產黨之爭而移走到台灣花蓮的“外”省人，除了 bubu 和我爹之外，我也將我那曾經共同生活在台北最後選擇自殺來結束生命的二哥、親眼見著父親死亡而也曾是軍中優秀特種部隊的大哥、夾在家人的是與不是 要與不要⁷但也一起報效國家成了軍人的姐姐、甚至是幾年前在台北旅北青年會⁸很出風頭的前男友 nono，邀請他們與我同行 陪伴我尋找條回家的路...。

這重新的理解不單單只是看見我一個人...也是看見我身後那一群一群各自在各自位置上，卻也相互交疊界線不分的我的家人 我的部落。

⁴堂是祖先牌位設立之所，具有中心、儀式與公共之性格。

⁵ 太魯閣族語，母親之意。

⁶ 台灣法律上認定的原住民：太魯閣族。

⁷ 因為我爹一直認識姐姐是他養大的，不論如何，他都不希望姐姐回到萬榮成為萬榮的家人。

⁸ 一群離鄉背景的花蓮原住民青年，分散在台北各地，卻也在台北團結交流成了一群思

父親的身影

香港的姪女鳳珠要結婚了...以前最有印象的就是她和 yuli⁹來家裡，小小的她和小的大頭¹⁰還有 bihang¹¹...當然我也是小小的。

那樣小小的甜蜜，卻可以一直留在心裡！

一早，在客廳和爸說了一月二日鳳珠要在萬榮請客，問他是否想去，他竟說起了當年和 bubu¹²關於錢的事，說著 yuli 表姐當年要和祥仔¹³離婚要 20 萬，身上卻只有 2 萬。

爸爸淡淡的說著：

「妳媽媽就借給了她 12 萬，現在連吭都不吭！還說什麼還給我的後代，妳說她現在來看了沒有？說來花蓮工作，來這裡也沒有看一下，妳媽媽死了以後，她就以為什麼都沒了…」

「你那個大哥也是，說什麼我都吃他的，他一點有沒有良心，整天只會喝酒，做過什麼正事沒有？唸警校沒唸完，賠了那麼多錢，他想過沒有，是誰給他的錢，還不是妳媽媽拿著我的錢給他的，這是什麼？這叫報應，沒有良心！妳看現在怎麼了，都死了！」

「你那二哥也是，從小在這裡長大，到了高中，如果現在好好的在這裡，現在會這樣嗎？還不是那老賴亂出主意，在他退伍時候的退休金，說什麼 asang¹⁴在這裡，我會拿他的一毛錢，妳小哥哥也是，好好的在這裡，大家一起，好好找個工作，不就好了，現在也不會這樣了。他就聽了別人的話，說什麼那裡的田怎麼樣了，土地怎麼樣了，一退伍就把戶籍遷出去了，妳看現在怎麼樣了，如果那時他好好的留在這裡，也不會弄成這樣了…」

從爸的眼神裡，其實看出了很多的不捨，但他就是不願說出他的關心！

「退伍時妳小哥哥還說要把錢給我保管，我說不要，我說放你大哥那裡保管好了，放在他的肚子裡保管，通通拿去喝，保管得好好的！他們那些人，如果放我這保管，全部給了他們，他們也會說閒話，說不是全部，妳看現在家不是不家，人都都死了，要我保管的話，他們也不會這樣！」

「妳媽媽就是這樣，那時如果不是妳媽媽，我們早就發財了，要有幾棟這

⁹ 我的表姐。

¹⁰ 我的弟弟，從小就被家人叫“大頭”

¹¹ 我三表姐的大兒子。

¹² 太魯閣族語，「母親」之意。

¹³ Yuli 的前夫，香港人，所以我們都喚他為「祥仔」。

¹⁴ 父親稱二哥的習慣，因為不會叫 tusang，就只接叫 asang(阿山)。

樣房子呀？那時我叫妳媽媽買那裡的房子，只要九萬就好了，那個誰誰誰，就買了，最後賣了多少呀！九百萬呀！賣了九百萬他就回大陸了！你看如果妳媽媽買了，我們就發財了。還有那農莊也是，妳媽媽也叫我不要回去，別人都說我有戰士授田證，為什麼不去領塊地呀！如果我那時去領地的話，現在那一塊地都上千萬了，妳媽媽就是把錢拿去給別人…」

爸爸還是沒有什麼表情的說著這幾千幾百萬的事，我聽的心酸，那是他用他的生命換來的一張白紙，不說國仇家恨，就生存的這口氣罷了！

「我有什麼辦法，錢都在妳媽媽那裡，誰不是向她借了 50 萬，現在還了沒有，有沒有人來看過我們呀？妳媽媽死了以後，什麼事就像沒有一樣，他們還不是在那裡吃吃喝喝，那錢不是我辛辛苦苦挑磚存下來的嗎？我早就想好要買什麼土地了，看我們以前那裡，不到一萬塊買的，用 350 萬賣了，換了現在這裡，妳說賺多少！如果那時妳媽媽聽我的話買了那幾塊地，她們要喝多少酒，要吃多少東西也吃不完喝不完呀。那時隨喝喝、吃一吃也七八千，有時還上萬的，這樣也吃不完…」

「妳媽媽死的時候留多少給我呀！6 塊錢，我身上一毛錢也沒有，只有 6 塊！要不是有榮民的賠償 10 萬，手續給他個二萬，還有八萬，也沒有現在這樣，唉…我拼命做結果呢？」

「我如果要去吃他們的，我也不要給他們錢，要吃多少他們也還不起…他們欺負人嘛！我要是去的話，也不要給他們錢知道了嗎？」

爸爸說著他去吃請客也不要包紅包的事！

那年爸爸不滿 didi¹⁵、tusang¹⁶和萬榮親戚的事就這樣在一個不經意的早晨說了出口，我聽了難過，但不再和過往那般的對爸爸生氣了，或許，就是他記得的我的哥哥們，和 bubu¹⁷在萬榮的親戚們！而且我真的很佩服我的爸爸，就算說了這樣多他覺的不平的事，其實他是心疼他養的小孩，當然 tusang 也是，不然他不會說『如果現在好好的在這裡，現在會這樣嗎？』，他把家人照顧的好好的，雖然嘴裡常常說的不那麼的安慰人，但他就這樣的一個人
他不就愛上我的母親

¹⁵ 我大哥的山地名。

¹⁶ 我的二哥。

¹⁷ 太魯閣族語，「母親」之意。

任她管理他辛苦的錢
任她隨意的使用他這個生命
他
也任我們是停留或是漂流在我們小孩各自的生命裡
而不多加他自己的限制...
我有多慶幸自己能成為他的女兒
而我也有多愧疚他沒能讓他好好享受在我回花蓮後！

寫於 2008-12-30

這是從我母親過世之後，經過了那麼久的時間之後，父親比較能輕鬆的談起和家庭、二哥、大哥、母親和萬榮那裡的親人的事，而這些事，也藏在他的心裡很久很久...

回家吧！

那是一個很平凡的午後，為了公司所執行的國家計畫¹⁸，要準備的資料也都還有一堆在手上沒有整理，手指不斷在鍵盤上快速的敲打著，看著螢幕右下方的時間，還只是下午二點左右而以，從八樓的窗外看出去景色依舊，也只是被另一棟的建築物四方的站著，位子隔壁坐著的是我工作的伙伴-姿伶，也用一種天塌了也無法讓她離開位子的模樣盯著電腦，手指也不斷的在鍵盤上跳動。這一間小小的辦公室坐滿了六個同事，全都是從藥劑中心¹⁹跳槽過來，也還有一二位同為藥劑中心的同事，並沒有和我們坐在同一間辦公室。我和姿伶是天然藥物組的，其他的同事有的是執行中草藥供應鏈的計畫，有的是品管部門的，全都在準備下午開會的資料。雖然有些忙碌，但偶爾也還是感覺得到可以聊天說話的輕鬆空間。手機也在這時用我設定好的音樂²⁰，來提醒我有來電！

「妳是小玲嗎？」

18當時的公司在中山北路上，執行的國家計畫為中草藥運用在胃潰瘍的臨床試驗。

19全名為「財團法人醫藥工業技術發展中心」，主要為醫藥產業相關技術輔導與中西藥新藥之開發。我們八個同事，在同一時間全跳槽到同一家公司，依個人的專長在不同的部門。

20王宏恩的月光(母語版)，一直是我的最愛歌曲之一。

我接起了手機，傳來一個沒有印象但帶著令人熟悉的濃濃原住民男性聲音，我試著翻閱著腦袋裡的電話簿，想著誰是誰？但我其實也懶得想太多，也許是熟悉的人吧！

「嗯！我是呀！」總是在工作時習慣用肩膀讓手機靠著耳邊，而眼裡看著手上正要送出去的資料，還趕著...，不然楊榮光²¹又開始發飆了我們的耳朵就倒楣了，但會叫我小玲的人，應該是花蓮萬榮那裡的人，或是教會裡的朋友吧...至少不能用平常職業性那太冷靜嚴肅的聲音回答他吧...。

「我這裡是原民會²²xxx，你是胡進福²³的妹妹吧...」

「嗯！嗯！我是呀！怎麼了呢？」

那時的心是少跳了拍吧！為什麼這時會打給我？怎麼了嗎？tus 走了二年了呀，再沒聽說那裡的人說起他了呀...為什麼現在會再提起他的名字？是什麼東西需要處理的嗎？還是有什麼東西需要補齊的？但也二年了，不短的時間吧...

不會吧！！tus 剛走時，明光在值大夜班時，雖然被 tus 嚇了好長一段時間²⁴不敢自己一人巡樓，但也一直沒有人打給我，而那位剛上工很會畫畫的原舞者阿明，雖然也常常在無聲的夜裡和只有聲音的 tus 小喝一番，但從來也沒有什麼需要我的，現在是怎麼了？

一堆問號和擔心擠進了我的腦袋。*可惡！待會要簡報的資料是不是備齊了？*

「你二哥說他想回家啦……！」

「你二哥一直纏著這裡剛來的一個小姐，說他想回家了！」電話裡的原住民男性主管，用一種無奈的聲音和電話這頭的我說著事情的經過，也用明確的態度希望我能給予任何關於屬於家人的幫助。

「這…怎麼回事？」我想我說話的聲音和語氣一定和平常不一樣了，因為姿伶用好奇的眼神看著我，雅玲和阿妮也抬起頭關心了一下，而其他的同事仍然盯著電腦或抄寫著研究日誌。感覺身邊的空氣凝結成方塊，重

21公司的董事長，但同事們實在不欣賞他，通常直接稱呼他的姓名。

22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

23我二哥，tusang(tus)的漢名。

24明光常常在大半夜裡巡邏時被莫名的男性聲音嚇到…總認為那是 tus 的靈魂來找他...

重的壓著在隔好的工作位子上的我，四肢莫名的僵硬無法自由活動。

眼前手裡的紙張不再像開會時可以拿出去報告的資料，當然，大腦也無法正常的思考眼前的文字是什麼樣的狀況來運作了...！

事情就發生在 tus 離世一年半，原民會某一處的布農族女性(我在這裡就稱她為小布吧！)，因為工作需要而在那中油大樓²⁵的七樓加班至月亮都出來了還沒回家，有一天她一樣加班到其他同事都回家，只剩電梯前警衛坐的服務台擁有光亮，和些許微弱燈光散在偌大的辦公室裡，她聽到了一些聲音，一位年輕的原住民男性的聲音，但卻一直無法看到是誰在說話。

其實夜晚的原民會裡，有時真會嚇到不熟悉的朋友，從電梯一到七樓門打開的一瞬間，就會感覺門口兩座和人同高的原住民人形木雕的眼神，在穿過各處室的辦公室牆上同時也掛著原住民各族的耆老的相片，或是外國友人贈的面具，眼神似乎都在觀看著走在那空間的人們。尤其是在工作時間下班後，整層樓的照明也在辦公的人下班後漸漸關上，只剩服務台和走廊上零散的稀疏光線。明顯和落地窗外，台北紐約・紐約、或是華納威秀多采多姿如同白晝的燈光與熱鬧氣氛，一明亮一隱暗，一喧囂一沈靜的落差實在太大了，服務台後那間辦公室兼休息室裡的落地窗更是直接看得到華納威秀那神似眼睛的招牌。

那景觀，也是 tus 最後收進眼底的畫面！

小布告訴我，剛開始她聽到了那空氣中的聲音後，並不覺得害怕，空氣中的聲音偶爾會找她開玩笑，偶爾會訴說著想家的心情，偶爾也會唱著歌陪她渡過加班的時間，只是小布不解為何找上她，一個她從來不認識的太魯閣族年輕男性的聲音。

而那一個月一兩次的偶爾，到一星期的一兩次的偶爾，直到她感覺受到影響的常常聽到「我想回家」「可以帶我回家嗎？」的聲音愈來愈靠近，小布也開始害怕了起來，甚至是到自家裡附近的道場裡尋求解決的辦法，仍無法讓那空氣中的聲音離開她。她才在詢問同事後知道了 tus 在那七樓的夜裡曾經的事，而向她的主管來尋求幫助。她的主管找到了聯絡我的方

25 2004 年的原民會仍在中油大樓的七樓！現今已搬至其他地方。

式，也打了這通電話。

接到電話的我，心裡好像聽到水滴落在屋簷下的聲音，那是我離開花蓮後最愛聽到的聲音，就像在花蓮家裡的聲音一樣，那樣的心情其實是說不口的難過，因為親愛的二哥從沒有在夢裡告訴我，一次也沒有，卻告訴了一位他也不認識的人！

只有在下雨的時候 會像在自己的土地上

雨點滴滴落在屋簷時的聲音 和故鄉下著雨時的聲音很像

只有在下雨的時候 會像在自己的土地上

車輪唰唰壓過柏油路的聲音 和潺潺小溪流動的聲音很像

只有在下雨的時候 會像在自己的土地上

寫於 2004 年 6 月 16 日

那樣的心情其實是說不口的不捨，因為親愛的二哥想回家卻無法用自己的身體和力量回到他日夜想念的故鄉。就像他生前一樣，一通電話無法解決他的思鄉苦，也無法因為思念而提起勇氣，讓孑然一身的自己回到那曾經風光過的家中，或者，找個能代替他回花蓮看看家人、看看朋友、看看他最愛的土地的那個人，為他帶著思念的心情回到故鄉，也為他捎來故鄉的訊息一解鄉思之苦。那樣無法起身行動的困境，在他退伍後，因為信任而讓情人放手，不斷的被友人欺騙、被工頭愚弄、被建商壓榨、被社會排擠，甚至被家人不諒解...種種令他受挫的箭，一而再、再而三的刺向準備再站起身行走的他。

所有的事都準備好了，要聯絡的人也聯絡好了，五股的 yusnag²⁶也到

²⁶我的表哥，tusang 的堂哥，是個愛神的傳道(傳道是牧師的前身)礙於天生眼疾的關係，無法完成屬於他的論文，才一直是教會裡的傳道，於五股禮拜堂聚會。

了中油大樓，剛開完會和同事們閒聊著八卦和工作雜事來掩飾不安的我，也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和 yusnag 及他的長老、同工們會合了。中油大樓一樓的門，多的可以讓人任意選擇，而我推開了那我熟悉右邊的側門，教會的同工們輕鬆的邊走邊聊起天，也隨著我的腳步來到電梯門口，我按下電梯

等待...

但我的心裡唱著...

禱告²⁷ 因為我渺小

禱告 因為我知道我需要 明瞭 你心意對我重要

禱告 以假裝不了

禱告 因為你的愛我需要 你關懷 我走過的你都明白

因為我知道，再踏進那我熟悉七樓，沒有堅強的心，我會崩潰！

而我不想在 yusnag 面前這樣崩潰或是大哭，那會讓他認為我對神的信心不夠，那會讓他認為我在信仰上仍然需要全然放下，我和他相同依靠的神才能安慰醫治我這顆憂傷的心，我不要他看清了我在信仰中的軟弱，我也無法親口告訴他，tus 的離去和告別式時他說的話，重重敲打著我的心，讓我在信仰這條路跌倒而無法站起身。

也不想讓 tus 看到我傷心哭泣的面容。

我不要他因為我的傷心不捨而自責，我認識的 tus 一向是善良心軟的，無法原諒自己讓家人和在乎的人掉下眼淚。

我經驗過，因為再次被欺騙，沒有拿到用血汗搭建高壓電塔的薪水，失意失神造成自己摔車，卻害怕沒有健保產生的醫藥費過多，成為家人的負擔而跳下救護車的他。

我也經驗過因為 howuiy²⁸ 家暴造成阿香²⁹ 身上許多的瘀青，讓 tus 目睹

27 詩歌【禱告】，是我在難過時會在心裡必唱的其中一首歌。

28 我的遠親表哥之一。

29 Howuiy 的老婆。

後責怪自己無力阻止和兄弟深厚情誼矛盾拉扯後的氣憤發洩，我感受過他發怒後的淚水中帶的自責、不捨和無力改變的無助。

我碰觸過他如此善良溫暖的心。

我怎能讓自己站在可能是他靈魂仍在的空間哭泣

我怎能讓他看見我的哭泣，讓他心疼 讓他自責。

所有的儀式就只是潔淨禱告而以，而在 yusnag 和教會長老的口中，那空氣中的聲音就是魔鬼撒旦的化身，為要讓人落入他的陷阱而遠離我們的神，而我們因為相信上帝的應許與愛，在與聖靈同在的禱告中，以耶和華之名潔淨這空間。我和其他的長老分散在那看得到華納威秀大眼睛的辦公室中，那已不是我熟悉只有一張大桌子的和影印機的空間，不是我在夜裡和明光和 tus 閒聊小喝吃吃喝喝的空間了，已換成齊肩高可活動隔板分隔辦公桌的空間了，桌上和櫃子裡擺滿了各式的文件和紙張，那就是一間“辦公室”！我自己低頭為了這空間來禱告，為了 tus 來禱告，為了家人來禱告，我也為了自己來禱告。我說：「回家吧！」

在 yusnag 的帶領下，我忍著快奪出眼眶裡的淚水唱完了許多詩歌，在詩歌的歌詞中尋找能安慰自己的字句，在長老們雄厚沉穩的歌聲中尋找能依靠的感覺，最後終於在異口同聲的潔淨禱告及王天祐牧師的祝福禱告後，除了我以外的大家，滿足喜樂的離開七樓，整個過程不過是短短的不到一小時，我的感覺卻像一整個下午在七星潭，用兩腳站在海邊，任海水在腳邊流動著，腳底的海砂就這樣的滑動流走，緩緩的刷向廣大的海洋，耳邊只聽到轟轟轟的海浪聲席捲而來。

在中油大樓的一樓，車子來來往往，不管時間有多晚好像從沒停歇過。要用力的安靜後才感覺得到空氣裡風仍在流動，我依然習慣看了看那隻大眼睛³⁰，大家排排坐在好像很久沒有使用的噴水池邊，不知道是不是 yusnag 敏銳的感覺³¹告訴他我的不一樣，便一如往常握著我的手，試著用他手心的溫度來讓彼此靠近，問我是否想和他聊聊，我只是看看時間，推

³⁰華納威秀的招牌

³¹ yusnag 有多年不知名的眼疾，視線中有許多大塊的黑點，愈來愈嚴重甚至有失明的危機，無法醫治。

說時間太晚了，會讓載他的朋友太辛苦，而且明日也仍要上班，不想太晚睡為理由，拒絕了他想與我多談話的心意。

其實，我不是不想和他說話，只是那害怕眼淚就會不聽使喚的在他面前流下的勇氣還不夠，也不想讓 yusnag 知道我仍然捨得的心情會露餡。我就用笑著虧 yusnag 的肚子愈來愈大，用手撮撮他大肚臍，來移開自己的快滿出來的淚水，那淚水堆放在他看不見的笑容裡，心裡還是說：「快回家吧！回家才可以想哭就哭！」

「回家吧！」我笑笑說。

在中油大樓前，我和大家告別，各自回到屬於自己的家

我也回到新莊的房間。

想著。

回家。

我想帶著 tus 回家吧！

就算 yusnag 說那想回家的靈是惡魔撒旦的詭計

我也想帶著這樣的心情回家。

2005，

南投。蘭嶼。花蓮。

回家。

2006 年為什麼決定考研究所？不記得了

只覺的好像要學些什麼才能做些想做的事 就考上了多元所

2006 年底 nono 離開

聽著悲愴如實撥動心弦的吉他聲..早看不到主人彈弄時的模樣..

唯獨活在洄瀾境地的流連身影..指間交錯著卻難勾起音符...

由它訴說兩隔生死的無奈..

2008 年電視機³²自殺沒成功後回到台中，從此斷了關係

32 多元所的學姐，是當時非常親密的女性友人。

直到現在。

什麼？

開學了。坐在這學期唯一選修的課程中

突然，那心裡無以名狀的自信和自傲出現了！是驕傲嗎？

是一種「我是研究所的學生」「一個多元所的學生」的念頭浮現出來。

雖然心裡不斷的抗拒所謂的菁英、知識份子...這類的名字加添在自己身上，

總是常常和部落的長輩和朋友說：「我就是什麼都不會才來唸書的呀...」

其實我真的也知道自己什麼都不是...什麼都不會。

三月四日，我帶著『太魯閣族青年代表』的身份，出席了太魯閣國家公園管理處(簡稱太管處)的會議，而那是一個“太魯閣國家公園資源共管委員”會議，主要談的內容大概是針對太管處對於國家公園與當地原住民(太魯閣族)土地資源的各項措施及計畫...等等。也是太魯閣族對於能否自治的其中一條路，就是從所謂的“共管機制”開始...，而這次的會議便是確定我這個人是否能成為委員會的青年代表...。

從太魯閣族的積極爭取正名到自治願景，我的位置常常被放在都很重很重的青年代表那席，而這樣的開始，或許是我自己願意的...而我也享受在那其中的能發言而長輩都願意聆聽和回應的驕傲感...也或許那時我的血液裡腦袋就是存在著我願意為族群奉獻的因子吧！

會議的開始...太管處除了報告前次會議的內容外，便是開始討論資源共管委員的名額(位子)，而青年代表是最剛開始討論的名額之一，而主席便開始把我從過去對族群做了什麼事...開了什麼會...頭銜...職業...之類的一一報告給在坐的長輩和太管處的代表們...而其中...讓我最介意的便是談到去年我因為蘇花高議題而去聯合國原住民常設論壇中發表聲言這件事...

或許那也是件驕傲的事吧...在坐的某些人從不正眼看我到會議休息時不斷的與我攀談這件事讓我很介意...也或許是這時的政治時機很敏感吧...也或許是權力之間的關係。

而去年參與會議³³回國後的我，正處於矛頓的狀態至今，因為我實在不想在部落裡成為“菁英”這件事...這會令我感到我無法真正的與他們貼近...而部落裡的長輩對我的期待愈高，我卻愈來的愈逃避那所謂的責任問題。

蘇花高

想起去年大概也是這時候吧...

為了自然與土地的問題，為了生存與尊嚴的問題，
我和一些直接受到法令而失去原住民基本人權的長輩們一同到了紐約。

盼的是什麼

不就是希望能用一點點力量阻擋蘇花高的興建。

今天

收到消息蘇花高最後的防線-環境評估差異報告通過了...

那就是...蘇花高真的就要出現了...

心裡沒有太多的憂愁...很矛頓！

也許是腦海裡一張張需要工作的朋友臉孔

正用快速的投影片方式呈現吧...

想起了去年年底到和平出田野的畫面...

想起了部落裡一個個需要工作的年青人

想起了 no 爸³⁴開砂石車時滿足的神情...

想起了那曾經為了生存的而成為噴漿工人的 tusang...

也許...

我心底也有一絲絲歡喜。

寫於 2008.3.9

³³ PFII(Permanent Forum on Indigenous Issues)：聯合國原住民常設論壇

³⁴ Nono 的爸爸。

我 在 這 裡

一天早上 7 點 03 火車 往和平 目的地-宜蘭澳花國小
一天早上 6 點 18 火車 往和平 目的地-花蓮和平國小
一天快快吃完午餐 中午 坐上摩托車 目的地-花蓮國福國小
一天可以好好休息一番到下午三點 開著車 目的地-花蓮崇德國小
星期五下午 3 點 28 往台東 目的地 台東大武鄉

石老師問我，為什麼你不考個教師，到學校有個穩定的正職工作，薪水也好，工作也穩定，生活也穩定。

我想起了某間小學的胡小杰，遇到他的那年，他國小六年級，開朗有禮貌，但卻被全班排擠、ㄅㄆㄇ不認得幾個@@@，常常自動放假不上學。

從來沒有人懷疑為什麼他六年級不懂加減和注音??不是智能有問題，也不是學習有問題?

但他在我代課的那兩個月，真的讓我只能用傻眼來形容我的感受。

他雖然不懂學校教的，但他用很有自信的口吻說著他和爺爺上山的趣事，和我說著去墳墓打工的事，從他的眼睛裡見到的不是他在學校時上課睡覺的模樣
不是在抓著頭和一年級弟弟比賽認注音的為難。

如果有一天，我成了這國家體制下學校裡的老師，我能接住這樣被老師遺忘或是擺放在角落裡的孩子嗎?

所以

我留下來了。成了現在的我。

